

晚清小说期刊

新小说

第五至八号

02754 (回一厚每) 1日5²月² / 2 年九十二緒光

新 小 說



KPC737.0201 號 伍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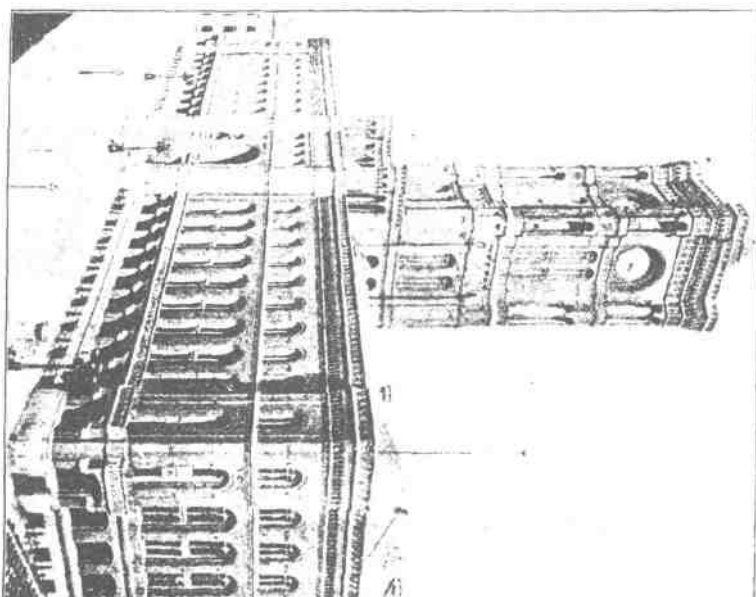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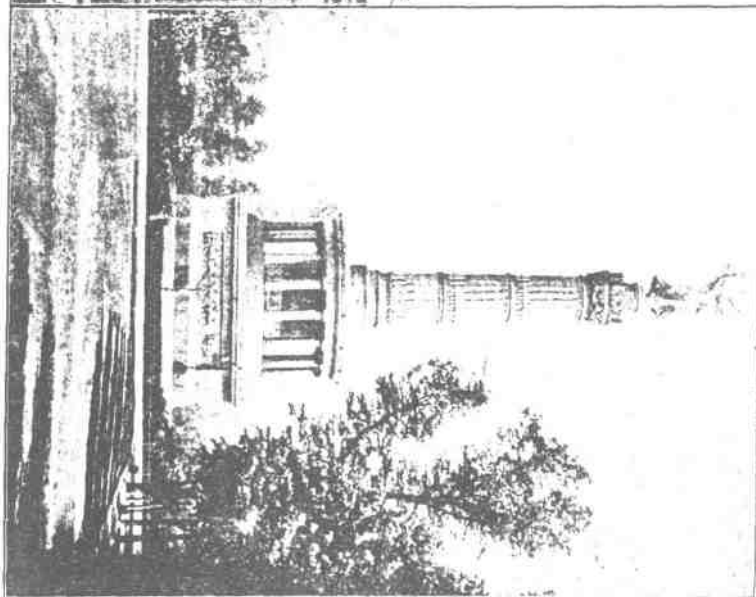
(年七〇八一) 圖之薛爾的於會后王士魯普與崙破拿



Napoleon And The Queen Of Prussia At Tilsit

景 風 林 伯

非阿加頓戰捷紀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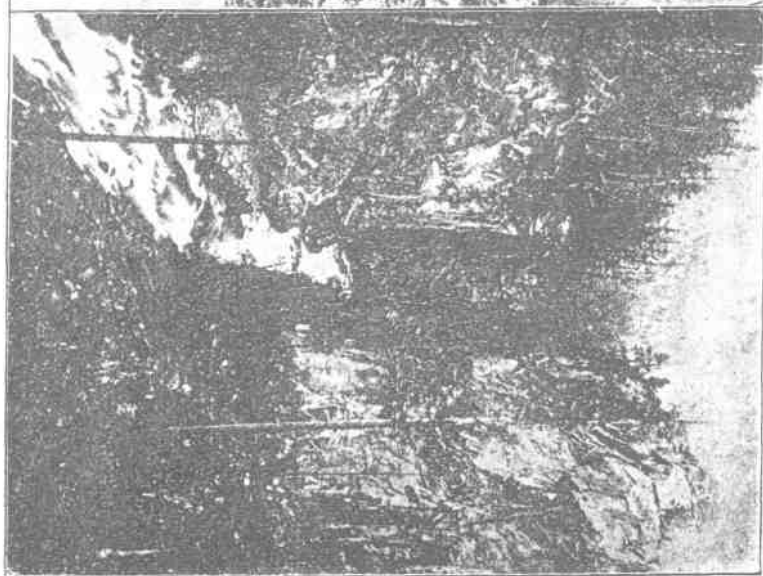


City Hall, Berl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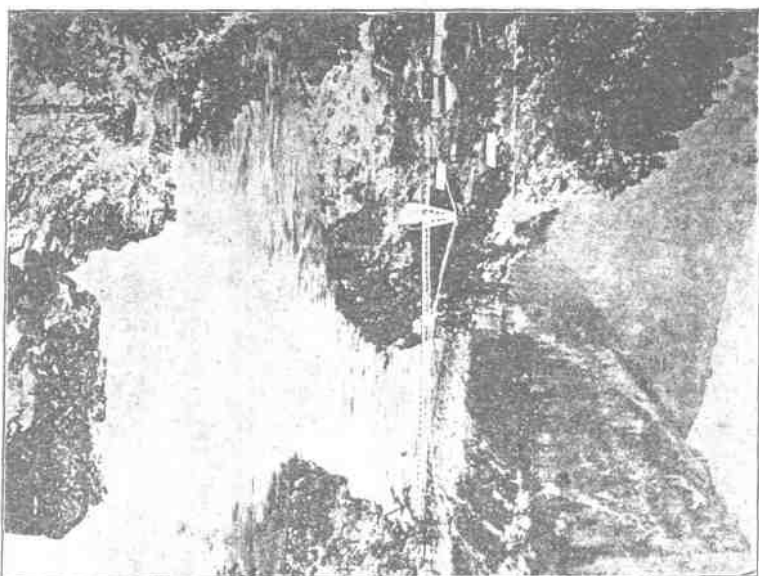
Triumphal Monument In The Tiergarten, Berlin.

加拿大奇景

亞爾卑斯山中溪流



加里波山中吊橋



新小說第五號目錄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五日

●圖畫

拿破崙與普魯士王后會於的爾薛之圖

柏林風景

加拿大奇景

●歷史小說

東歐女豪傑

嶺南羽衣女士著

第五回智小五賺烈士回家

俠子連到俄都入黨

●政治小說

回天綺談

玉瑟齋主人

第七回壯士抱不平救人母子

美人思義士惹起

相思●第八回無理取鬧與法開戰

有冤難訴沈

海無蹤●第九回保國愛民志士蜂起

橫征暴斂

貴族聯盟●第十回倉皇失措求援法王

兩面受

敵大因新黨●第十一回貴族急公全家慘死

僧愛材挺身劫獄

●科學小說

海底旅行

紅溪生述

第十二回竊人登岸縱遊獵

蠻子犯舟逞兇橫

●第十三回中奇計蠻人殺身命

逞雄辯健僕思

世間

●冒險小說

二勇少年

南野浣白子譯述

第十回意外之救助●第十一回天晴精神

●偵探小說

毒藥案

無欲羨齋主譯述

●廣東戲本

黃蕭養回頭

(續第四號)

新廣東武生度曲

●雜記

一五一

消夏清話

健忘●金銀杯●三界問答●善忘●不自由●奇癖●主法者之龜鑑●雷鳴之後必有暴雨

射覆叢錄(四)

燈謎叢錄

●雜歌謠

一六九

新樂府十一章

警醒歌四章

張敬夫

新小說第一號題詞十首



售報價目表

日本通用銀			中國通用銀		
全十二冊	半年六冊	各一冊	全十二冊	半年六冊	各一冊
四元	二元二角	四角	四元五角	二元四角	四元四角

凡日本郵局已通之地全年加郵費三角未通之地全年加郵費一元凡定閱交報費者務祈將郵費併交下乃能奉寄

告白價目表

一頁七元 半頁四元 一行四角

編輯兼發行者 趙毓林
 印刷者 岸太郎
 發行所 橫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
 印刷所 橫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
 新民叢報社活版部

歷史小說
東歐女豪傑

嶺南羽衣女士著
談虎客批

第五回 智小五賺烈士回家 俠子連到俄都入黨

前回書表德烈跑到監裡。不見了蘇菲亞的蹤跡。心內十分惶恐。正想跑去報知魯業和他商量。不料在路上碰著一個人。不住的叫著晏爺晏爺。從後趕來。德烈停足一看。只見那人穿的戴的。都是下人打扮。手裡拿著一個小包襪兒。氣喘喘的走到德烈身邊。急忙摘去洋裝的灰色帽子。低著頭丁寧展禮。口稱晏爺。許久不曾見著。近來好啊。德烈再看那人。年紀約有五十來歲。相貌也很相熟。總是一時想不起他的來歷。只得含糊答應。那人又道。小的向來在蘇宅服役的。晏爺難道不記得了嗎。德烈聽說。便恍然道。是了。是了。幾乎把你小五都認不得了。你可是爲著你小姐的事情。要來打點的麼。小五應道。正是哩。我們小姐的事情。晏爺怎麼知道呢。德烈道。那有不知道的。道理。我止爲着他。小到這裡來的。小五道。這麼說來。晏爺定然見過我們小姐了。我方初到。沒有門

從晏德烈口
中點出小五
名字著了計
多開筆

路晏爺可有工夫帶我去見一見麼。德烈嘆口氣道。可惜你來遲一天。如今沒法子可以見你小姐了。小五駭異道。怎麼說呢。莫不是政府知道我們小姐受屈已經釋放了回去不成。德烈道。那有這麼快心的事。我在這裡。天天都要探望你小姐去。昨天還會見面。卻不料方才跑到監裡。連你小姐的影兒都不見了。我也不曉得他爲著什麼原故。如今正想訪他的下落。可巧就碰著你。小五不待說完。著急道。可是政府要下毒手。竟把我們小姐結果了嗎。說著不覺早已滴下幾點眼淚來。德烈勸住道。這也未必。但是這件事來的古怪。我們著實放心不下。我現在要往各處打聽這消息。你也不必向別處投宿去。且把行李搬到我住的客店來。一塊兒同住。彼此也可照應照應。說著從身上拿出那客店的招牌紙來。遞給小五道。這是我住的客店。你照著這個住址尋去罷。小五接著說道。小的是老太太特地派來照應我們小姐的。總要見了一面。方好寫信回去稟覆。如今小姐既然不在監裡。小的情願跟著晏爺。四處跟尋。安有坐在

于極若急之
時偏夾入寫
語何等

客店。專候消息的道理。德烈道。你初到這裡。人地生疏。不能彀合我分頭打聽。若是一塊兒同去。不但無益。反有許多不便。倒是到我住的客店裡。等我訪得了下落。回來告訴你罷。小五正欲再說。忽然有一個人。在德烈背後。把他的肩頭拍了一下。說道。大哥。在這裡幹什麼。我有一句話對你說。請到那邊去罷。德烈猛吃一驚。回頭看時。認得不是別人。正是子連。德烈原是箇聰悟的人。一聽見子連這句話。便知道有些來歷。看官試掩卷猜之。是好消息耶。抑惡消息耶。因向着小五說道。你不必再思疑了。且先搬行李到我住的客店。我遲一會就來。這時小五沒法兒。只得答應了幾個是。告退去了。這裡德烈問子連道。可是有了蘇姑娘的消息麼。子連低聲說道。且別說話。同到那邊。有要緊的事情。告訴你。說着把德烈一帶。帶到一條窄巷。轉過了幾個曲折。出得巷來。便是一帶極僻靜的地方。但見百鳥返巢。夕陽在樹。野景荒寒。行人絕迹。兩人走到亂石叢中。隨意坐下。子連先開口說道。老兄。這會還在熱鬧場中來往。又合人家打

話真可謂燕處危巢。魚遊沸鼎。不自知其危險了。德烈聽說。不禁大驚怪道。你說這話。從那裡來的呢。兄弟實在不解。子連道。我們的事情。節外生枝。如今又關礙到老兄身上了。德烈問道。究竟又鬧出什麼波瀾來呢。子連道。我有一位相好的朋友。在警察署裡頭充當暗查一職。合兄弟常有來往。方纔碰見了他。回到茶館喫茶。無意中談及近來的案情。他說許久沒有差事。正在無聊。今天京見署長。可喜的有了一樁案給我查辦。我因問他是什麼案。他說這樁案關涉甚大。現還未破。不便說出他的原委。洩了機密。只是署長方才把了一張密札給我。札上開著一個犯人。沒有姓名。又沒寫明是那裡人氏。單把年貌服色。一一詳細寫出。吩咐我四處訪拿。我奉命之後。立刻出來。到處物色。至今還沒頭緒。頗爲焦灼。我也不能久坐了。說畢。正欲要走。我那時記起我們的事情。心裡偶然一動。因用幾句好話餽他。求他把那一張密札給我一瞧。原來內中所開的身材長短。五官位置。與及所穿的衣服。正分明替老兄畫了一個小照。出

來。絲毫。不爽。我當下見了。不免嚇了一跳。幾乎不曾露出痕迹。後來容易支吾開了。讓他去後。我就不敢怠慢。一溜煙跑向尊寓去。可恨老兄又不在家。萬分着急。正苦於無從尋覓。今幸相遇。不然。怕又要遭他們的毒手了。德烈道。我在這裡。並沒有什麼舉動。却不知爲着那件事。又遽生此波瀾。子連道。定是爲着蘇姑娘的事。無可疑的。今也不消多說了。趁著黃昏時候。天色模糊。老兄且把我的外套風帽都穿戴了。好背着人眼悄悄的跑到兄弟家裡躲避罷。說着。把白己的外套穿在德烈身上。又把風帽替他戴了。德烈道。我現在要訪魯業去。還是蘇姑娘的事。比我白己的還要緊哩。知當義者同當如是。子連道。不是這麼說。蘇姑娘是已經定了案的。諒來沒有什麼要緊。却是老兄的事。不知爲着什麼發作。萬一遭了毒手。那就後悔。也不中用了。事有輕重緩急。不能不從長計較哩。德烈道。我一時心忙意亂。語無倫次。原來蘇姑娘的事。有了變卦。我還沒告訴老兄哩。於是纔把監裡不見了菲亞。如今要託魯業打聽的情節。說了一遍。子連聽說。

搖頭跌足道。我原不曉得有這件事。如今聽說。真真令人悶死。怪不得老兄這麼著急。只怕老兄再開出第二樁案來。那更不了。仍是躲在兄弟家裡。看了風頭。再作道理的。較為穩當。蘇姑娘的下落。就讓兄弟出來打探。就是德烈兒子。連說得有理。只得答應道。既這麼說。我且依你罷。但是我的行李。放在客店。我總得回去拿了。方可滅卻蹤跡。子連想了一會說道。這也使得。現在路上人少。我陪着你同走一遭罷。兩人商量定了。一路跑向客店而來。將近到那客店的時候。子連向德烈說道。老兄且站在這裡。略等一等。讓兄弟先去看了光景。待兒沒有什麼動靜。才來合你同去。說著自先去了。沒有幾分鐘工夫。便見子連回來。說了一聲無妨。德烈便同着他跑進客店。先把行李收拾妥當。再叫店主算清了帳目。正待要走。恰可小五也背着一個大袱包匆匆走來。德烈向他耳邊說了幾句話。於是三個人雇了馬車。直奔子連家裡而來。因怕車夫知了住址。纔到街口。三人便下了車。自己拿了行李。及到得子連家裡。已是九點鐘時

候。子連急忙出去買了些麵。回來。三人胡亂喫了一飽。德烈心中惦着菲亞的事。沒精打采的呆了半天。忽向子連說道。現在天色還早。我想着寫一封信兒。託你帶去。一見魯業。可使得嗎。子連慨然允肯。德烈立刻寫了信。再把路徑都告訴清楚了。子連去後。德烈把門關上。和小五守着一盞殘燈。無言相對。忽聽見門外有脚步聲。走到門口。便停住了。把門推了一下。再復敲個不住。小五立刻停了口。不敢則聲。估量是巡捕知了風聲。要來拿人。不免吃了一驚。心中暗暗叫苦。又聽見門外叫着道。子連哥。子連哥。睡了麼。德烈因向小五耳邊說道。你試問他找子連幹什麼。小五依着向外頭盤問。只聽見門外的人應道。子連哥沒在家麼。小五應聲道是。門外的人又道。他什麼時候出去的呢。小五道。他出去已有一點多鐘的工夫了。門外的人又問。你可曉得他到那裡去了麼。小五瞧了德烈一眼。只見德烈搖頭擺手。小五會意。便向外頭答道。我不曉得。他沒有說。那人埋怨道。莫不是已經去了。却又偏偏合我碰不着。因又叫道。

大哥大哥。若是子連哥回來。費你心轉致一聲。說那裡人都齊集。等候許久了。請趕快些去。別要把這正經事就誤了。德烈聽到這句。猛然觸起約定。今晚開會的事。因開口叫小五道。你開門罷。小五聽說。還似有些狐疑。德烈又催叫小五。方才把門開了。德烈道。請那位大哥進來說話。便見那人踏步進來。德烈抬頭看時。認得就是昨晚在會所裡認識的一位姓巫的。姓巫的見了德烈。連忙展禮說道。晏先生爲什麼不到會場去。可是子連哥忘記了那件事不成。德烈先叫小五把門關上。始向姓巫的答道。我們實因今天碰了兩件意外的事。所以不能赴會。累各位等候。實在對不住了。說着把蘇菲亞和自己的事情。大畧說了一遍。姓巫的聽說。不住的叫喊道。這還了得。可惜我們全不知道。不然就要跑到警察署去問個明白了。德烈道。這麼事。怎可向警察署問去。不止不中用。倒會鬧出事來。如今子連哥出去查訪蘇姑娘的下落。不久便要回來。你且等他一等罷。那姓巫的却不甚願意。看他光景。似是恐怕那裡的人等的不耐。

煩。忽又沈吟一會。便道。我且再等半點鐘。倘或子連哥尙不回來。我再回去告訴大衆便是。說畢坐下。又把今晚各人自八點鐘已經齊集。十分踴躍。人山人海。專候兩位到來。誰知愈等愈冷。所以特來邀請。不料却有如許波瀾的話。說了一遍。德烈着實道歉。後來兩人一問一答。正在談的時候。忽又聽見有人敲門。三人不知是什麼人。正在想問。門外的人又叫了幾聲開門。德烈仔細聽了。吩咐小五開門。對姓巫的說道。他是我的朋友。名字叫做蘇魯業。說着那邊小五早已開了門。讓魯業入來。依舊把門關上。魯業見過了德烈。見有一個生面的人在座。頗似有些疑惑。不敢說話。德烈知他意思。因把他兩人各爲介紹。說明來歷。方才分頭坐下。德烈忙問魯業曾見過子連沒有。魯業道。見了他。才曉得老兄在這裡。德烈道。子連怎不回來呢。魯業道。我原是合他同來的。走到半路。他忽然想起一件事。說要到一個地方去。把衆人散了。才轉回來。德烈聽說向姓巫的說道。子連哥果然記得。如今怕已到會所去了。姓巫的道。子連哥

既然去了。我也不必等他了。改天再見罷。說着站起身來。告辭去了。於是德烈再把菲亞失了下落。自己又被查拿的事情。和魯業大家談論起來。正在相對歎息。忽聽轟然一聲。恰似半天起個霹靂。忽又聽見喊聲大起。勢歸有人說別要被他們跑了。別要被他們跑了。這裡三個人聽了這話。以爲是巡捕真來圍捕。無可疑了。魯業乃低聲說道。這屋子沒有藏躲的去處。又沒有後門可以出走。怎生是好。德烈道。我本來沒有犯事。他若果來。就任他拿去。也是沒奈何的。那時小五四邊一望。連忙點頭說道。爺們別要慌張。我有法兒了。原來子連在磨粉公司做工。常見有破爛布袋不中用的。那公司往往把他拋了不要。每是做工的拾他回去。做個帳幕。或則賣給收買爛布的。隨便賺幾個錢。子連平日也會拾得好些。山也似的堆在屋子裡。當下小五一眼看中了他。便拖着德烈說道。要爺走到那裡。把身子藏在裡頭。倘然巡捕果然入來。我再把布袋加上。連把你蓋得密了。或者他們看不出來。可以倖免哩。看官。這正是掩耳盜鈴不中用的。